

興縣續志

興縣續志下卷

目錄

藝文

興縣續志下

藝文

諭祭碑文

維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三月辛亥朔越五日
皇帝遣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正紅旗滿洲副都統
兼管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介福

諭祭於吏部尚書孫嘉淦之靈曰臣子勵匪躬之
節已盡瘁於生前國家隆逮下之人爰飾終於
身後用稽成憲載薦雕筵爾吏部尚書孫嘉淦
才本華國學深經術初登詞館教國子以直溫

游歷台司領天垣之清重在

皇考素知其端謹而朕躬尤悉其樸誠爰於嗣位之初
卽有嘉勞之命入叅邦政九品式其鈞衡出軫
民依列服資其節鎮任攸兼於內外恩更篤於
初終方符平格之占俄邁膏肓之疾免其朝請
遣皇子爲慰存冀厥安全命御醫而護視年壽
有盡長夜胡淹特頒內府之兼金更令專官而
致奠於戲綸言煥赫昭茲優渥之仁清醴苾芬
表爾潔齋之素靈如未沫尙克來歆

誥授建威將軍晉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廣西提督

世襲拖沙喇哈番正一品月字張公墓表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廣西提督興縣
張公薨於位遺疏

聞

上爲之驚悼下有司平其勳勞

特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有加於常維公麾金鉞握虎符踰嶺航海萬
里陳師束髮從戎白首建節身後榮名迥絕倫
輩眞所謂事不避難歿有餘榮者也公諱旺字

月宇居山西太原府興縣贈少保文能公子也
世業農公生而英異不好穡事身體魁碩左右
馳射而性沈靜寡言恂恂有學士風康熙庚戌
歲始受知於宣府總戎拜公自列校授偏裨是
時吳耿陸梁公隨主將援漳州力戰功居上等
又從征尙逆窮獸角觝稽留

天誅城上矢礮弩石煙飛蝟集公持短刀大呼先登
城埤賊勢披靡太兵隨之城遂破旣又奉調山
海錄前後功補福建督標右堂遊擊時南北寇
盜漸次削平而海島竄伏小醜爲災康熙十九

年二月大徵兵於海上公與焉公素騎將也善
馳騎於平沙大野蔽罔長坂之間戰艦鬪艦蛟
蟠龍驤其不至於瞽迷沈頓者少矣况擒賊乎
金門之役大司馬不習水師各將用兵不能舍
騎從舩而公獨領支軍與賊遇於龍虎山屢敗
之奪其壘大小數十戰遂連平數寨疾風迅雷
之威迎刃破竹之勢雖古虎臣何以加茲

天子嘉公之勇

召見慰問擢任閩政越四年遷江南提督駐劄松江
府時當兵燹之後民多奸猾行伍散卒侵侮街

里強項不可禁而文武不相屬太守治民營將
治兵兵民相訐卒不問曲直公正已率屬賢於
守土官嚴飭軍政毋許暴民歸之輒徃平理訟
獄公雖不受而來者不絕也余家於浙之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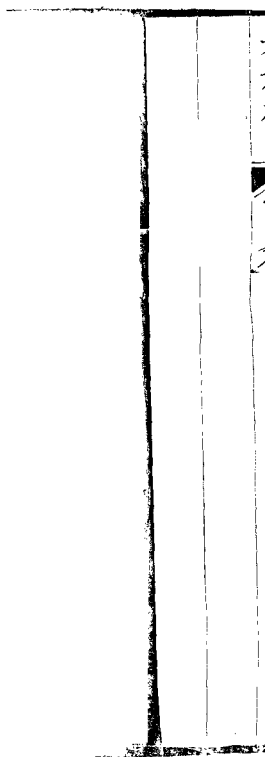
去松江止數十里聞而竊心儀之三十七年公

改爲廣西提督政如江南余令粵東之茂名地

界牙錯粵西之民束芻負薪之輩徃來境上者
稱公之美不啻口出云於其薨也有大星墜於
營赤芒數道流入地於戲于城之徑上協鉤陳
公眞一代偉人矣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葬於康甯壯之常升原其孤自謙等屬有一日
之雅稽首乞文於余余鼻鄙不足以挖揚休烈
顧敢重違其請因揭其磊落遺行勤勞著績之
尤重者勒之於碑其系氏族黨詳於狀茲不復
贅云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知廣東高州府茂名縣
事世晚嘉善錢以塏頓首拜表



重修南石灣誌

南石灣踞城之陰左山右河巖巖壁立堆阜突
怒穹谷透邃固天作地成不假人力當未修時
石翳於奧草岳懸於空崖未聞有奇工異蹟貽
傳後禩厥後地隸余家世作耕牧然亦未聞有
高人逸士流覽者迨余五世祖課農之暇卽與
登臨每坐崇巔俯瞰嶽瀆甚異之始捐家貲鑿
石洞刻千佛於其上無何善果未終遂卒再傳
至先大父感前功垂成莫就隨增修其未完者
內塑牟尼諸像外建凌虛樓臺左立禪房右結

書室瓊臺疊翠一時觀者比於蓬萊垣島云顧其時天半層雲雖攬勝稱絕而其下農壤野澮尙未有園林可以坐娛也及先伯承之始築室於山麓之下樹之花木爲園圃焉迨後年寢久景日謝更姓改物之後禾黍離離先嚴每顧心悲誓圖恢復卒未果行以此飲恫以終其身已酉歲余督漕至下邳登高觸景傷懷遂命諸子歸而謀諸乾室親翁贖還故址爾時遺跡雖在而上下凋零樓臺隳廢卽破瓦頽垣無復存者余命原基外拓地廿有七畝中建一亭鑿池於

前左松林右相臺芍藥居其東牡丹居其西亭
後又構茅屋數間爲逸老計岩之上空中仍豎
樓閣左右禪室及垣墉山徑建造一如古先人
式壬子秋工竣余延客步遊石徑歷臺池履巉
岩登樓遠眺見前後左右流者峙者隆者注者
窈而深者繚而曲者葱葱鬱鬱者巍然而堞闕
然而市者東西朔南之觀宇寺廟廊腰縵迥簷
牙高啄者芸芸之耕於野者熙熙穰穰之往來
於途者紛紜雜沓綦布環繞無不瞭然在目中
客顧余曰山河指顧氣象萬千此真吾邑之巨

觀前古所未有也余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斯
洞斯樓修之者數世而年久廢圯且易其業祖
功宗澤竟煙沒而無遺矣余之爲此雖以壯吾
邑之觀實以繼先人之志爾如日飭玩好娛耳
目豈余之心哉客愕然嘆服命余爲辭以叙其
事余因援筆而誌之

康熙十二年仲春念八日

誥授奉直大夫提督江南徐淮等處河道工部營繕
清吏司員外郎原明田識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大原縣民自
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
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
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
討上封事三日親骨肉曰停捐納日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
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姦公頌工
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披
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

酒事薦教習某

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太學

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方悟捧筆叩

頭

世宗怒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
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
庫所 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謙於懷不屑
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
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樞僂稱量與

吏卒襍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
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 王辜權良久無絲毫
縮贏如衡而止 王大奇之卽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

命署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
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
柔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惡違自是之根不
拔則幾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
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皇上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
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尙書三年轉吏部尙書總督直
隸直隸旗民襍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聲警服引
水漑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道道水通
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留晉州小鬼被
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
最後眞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
之故使天下驛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驟

綫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
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
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地
於國家無所可惜但諸苗俱人版圖而獨留此
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寶靖城綏矣奏設
叅將募兵鎮撫羣峒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
道謝濟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
老許之十四年

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
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

呈在顏間而業已將人置青雲上雖有下界誣
諛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並不能生於心好靜
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

兩朝聖人知公所學能扶文運故命再督學五典鄉
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
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

命註易傳彖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
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 朝爲之空影
義門內外車馬填塞數十里皆舉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謚文定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天下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偽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參密勿者彌口不宣卽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子孝愉廕刑部主

事葬某銘曰繁星爛宵卿月孤明峩冠盈朝
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心醉
六經摧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排在下九奏在
廷咸有欽式閣手仰成北鎮幽燕南臨荆楚如泰山
雲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汝汝其發明
朕爲汝主公晝夜額頰精思採取易極連藏詩
窮齊魯宵夢孔周旦質堯禹每奏一經黃封旁
午孔明淡泊豈喜聲聞無如民望溢美紛紛以
致民尸走索其門譟語衡言直達

九閩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涅愈瑩絲漚愈純保一令
臣終始於

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者
稀所書者少嗚呼恐太行山高不如華表

賜進士出身前知沐陽江甯縣事 欽召博學鴻詞

翰林院庶吉士錢塘門人袁枚頓首拜撰

上 國子監祭酒懿齋孫公書

竊以尊兄出處闕時運之盛衰凡在 朝野莫
不欣望今師 成均海內風動天將興起斯文
亦大有望於尊兄使得專一精神挽回世道耶
世俗應酬之事當罷絕之與其俯徇人情何如
恭默思道前者趨走

內廷聽教數日啟沃實深邇來一別又一年矣動不
才數月之間

聖恩荐至有非疏遠小臣所可待者能不感

恩思奮近聞年羹堯敬伺尊兄動聞之悚惶夬之九

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无咎絕之宜早不可係戀蓋小人之始進也如
目之有昧耳之有充穀之有蠹木之有蠹也昧
離婁之目則四方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蠅
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
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
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賢哲王立言垂
訓切切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僭誚之哉誠以
其致禍之原傷善之釁察之不可不預也履霜
而知堅冰之至羸豕而知躡躅之孚防之於未

然避之於無形絕其萌芽無使滋蔓憶昔 南

書房與尊兄侍直尊兄憂黜退儒訓誨之切至

今毛髮聳然尊兄剛大之資得之天授但恐發

露太盡爲人所忌宜將山天天山二卦早誦晚

持易曰天在中山中大畜山爲純陰之物而天之

昭昭何以蘊於其中不知山以形立其得天也

獨厚故雷雨風雲多蘊於山者皆天之氣也故

曰天在中山中山形隨處卓立象人性情大道隨

時變化象小學問學問之在人也博聞強記遠

紹旁搜而君子沉靜篤實堅凝厚重謹小慎微

藏垢納污如山之鎮定包藏無道問學之名而
學問皆所以尊性情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也易曰天下有山遯天爲萬物之主而山
之巖巖似有峻極之象不知天體無窮其視山
也倍高故崔巍岩巖終囿於天者見山之卑也
故曰天下有山天宰乎物之萬象以君子山成
乎陽之少象以小人小人之涉世也忿欲一生
險巖百出而君子容之以道接之以禮不撓其
鋒不開其隙如天之怙冒邈遠無絕小人之迹
而小人終不能以亂君子所謂遠小人不惡而

嚴也易道深微歲不我與管窺蠡測干瀆尊聽
高明其自擇焉如有風便祈示教言幸甚幸甚
諸城劉統勳頓首

江甯方伯康公淮南紀并歌

乾隆己酉夏江甯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河帥防汛南河會水暴漲如馬逸不止六月十日將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甯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爲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處人烟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堤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槌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猝間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

乃埽船纜也遂拔之登岸官吏奔馳見公揚衡
含笑坦坦如平時冠不弛襟帶不移孔水不入
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
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堤
今夜隕矣某身受

國恩願與此堤同存亡遂閉帷易溼服旋卽登堤
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踴躍邪許之聲
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旣治周家樓
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
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枚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
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頽溺荆門按馬尾而起
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
豈望及此哉當墜落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
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
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
覘所援之纜尙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
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合公忠
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於公信矣枚舊史官也
感公竒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錄紀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爲
已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
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爲自全計也意所未
竟更爲之歌其詞曰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
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睢之交河決魏塘
人心動搖公命驅之急則汜標具乃畚築下乃
芻芟身立於堤表帥羣僚突然堤裂水擁公去
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沈必浮公非
輕鷗立水上朗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駢駢
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

一纜涔涔者袍袞袞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
公之自視道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
重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大府敬公
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
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賈餘勇與水一決
倦力今宵將何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沮夫役
聞之躑躅起舞魚鱉爲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
漏成三鼓

天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襍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
仗

主威靈從此睢南永慶綏甯賤子有言請叅未議
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蓋易
新名以垂無窮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奏爲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

臣

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干

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

敢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有可議哉而
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
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
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
盛而陰妬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
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
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滿
則臣心服兩頒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
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
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

譽則逆故始而匡復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
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
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
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
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
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
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
而以爲無竒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
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

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
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
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
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
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
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
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
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
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
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

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
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
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營合而工於顯勤則
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
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
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
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
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
二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
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彙升豈惟
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
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
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
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口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
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
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
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

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望心自慄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

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
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
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
已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
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
利之說無緣以相拔夫而後治臻於邳隆化成
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歛心爲
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
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
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

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
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
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
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
所謂機伏於至微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
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
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
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
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
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

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
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
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
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
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
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爲快無禱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啟誼譁角鬪之媒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

穀也較他酒爲甚往者

皇祖

皇考屢嚴燒酒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衆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約及薄有收穫仍然公行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饑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饑之先積貯於平日今卽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止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石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之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

之炊不啻霄壤矣况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饒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業爲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用其資財患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養生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其間得失利害皎然可覩朕籌之已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

卿卽行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隱樽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

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間食貧居

賤二十餘年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

久知之頗詳誠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

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祈

皇上再審之也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鍋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

人皆樂其便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擾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遂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惜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殼穀稷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常食而糠殼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醴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

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
臣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
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
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
矣省大麥高糧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
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
民之生計則豈恃口食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
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
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
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

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墻之用種之而用其穉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旣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旣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糶

稂穗谷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菓木之實
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豬鳶等畜艱食而不能
肥腴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
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
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
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致刑
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
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
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
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

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
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下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
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
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
處分官畏處分則查拿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
豪富之家高墻深院查拿之所不至敢於觸禁
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
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益
皆可以釀醋蒸飯之醜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

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拿而傾其身家不甯惟是而已夫醋盆飯餽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餽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餽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囚圜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必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止

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
爲勸導暫行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
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
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
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糶
稗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
姓自享盈甯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

臣 幸生

聖人之世受不次之

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吾堯舜之民少有怨咨是以敢竭
其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臣謹

奏 十七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朕之所
以命禁燒鍋者原爲民食起見今觀孫嘉淦所
奏是嚴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從
朕旨亦不必廻護嘉淦其和衷定議以聞若果
嚴禁燒鍋不但於民食無益而且有害則朕旨
可收回何難改正耶欽此

南遊記

孫嘉淦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竒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淡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匏繫都門非所好也已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內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

溘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
爲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
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
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
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
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滹
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岳於曲
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
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
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

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
畧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叢林如
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許
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
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
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攘攘緇塵如霧出春明門
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
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
道元宅註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
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瀾漫極浦桅帆

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顓頊氏之
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
清衡漳潞衛高交淇濡皆經其境以入海府南
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
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
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
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
方生管公明皆竒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
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至
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

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
環石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媽紅臨水映發爲
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日開山遂入山途
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厯亂時於雲
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
見一峯甚高怪石突起烟嵐擁護謂必是矣已
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
余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
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
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

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日香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土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溼風冷請以異日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此城爲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植東墀有碑其文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

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
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
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
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
佑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
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
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
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
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

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二年六月二十日
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
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
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
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
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
概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
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
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
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峰對立中

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
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韵耳磴道從西峰上有碑
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峰之頂高插烟
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
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峰在松山下
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峰下蓋已飄飄凌雲
矣不憶峰迴路轉更見高峰天門之峰無點土
亦無寸草石脉長而廉隅四出駢植叠累皴若
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
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

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峰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者在秦觀峰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羅寨布循太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兗徐灣環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峰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之女

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
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
牖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憇回思三
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
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
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摸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
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
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線環於城外徂徠
若堵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
十里見大河廣濶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

巍峩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
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
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
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
十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
立墻中草樹愈密修幹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
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蒼草碑曰大成
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題曰子貢廬墓
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墻東南
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

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旁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前有亭題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

繩子貢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
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
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
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
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
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篤
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
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豈獨異
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
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

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
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
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
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
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
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
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
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
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

及圮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
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
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出三門走平
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湧澎湃其
猛鷲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
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
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爲魚矣淮安城
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
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爲美
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

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
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
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剩餘紅樹凝濃
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
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盃
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
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跡今
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甯寺謝
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
僧舍竹樹蒼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

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
虹橋之北則蜀崗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
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
謂楊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
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
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
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題曰捧日南至於瓜州
遂渡江楊子江濶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
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
靚粧刻節遠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

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
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人山至鎮江府鎮江
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
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
其遺也南至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
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敦樸
自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
其南峰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峰巒皆秀麗
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祖無錫羣山
拱峙衆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

泰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
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
以南羣峰列峙巍然而蔥鬱者靈巖穹隆支硯
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
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
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閩門內外居貨山積
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
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
爲竒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
小而竒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

泉曰憇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竒峰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闢一壑窈窕幽竒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

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竒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眾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峰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竒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曬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青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峰也南至

武林門棹舟竟入城中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
浩渺大不減楊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
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
居人日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
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
跡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葛松
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峰紫翠冠山爲寺架
水作亭樓臺烟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
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度
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

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峰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峰夕照也西曰蘇堤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堤春曉也堤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堤東有洲旁有三搶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上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堤也蘇堤縱而白堤橫孤山介兩堤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

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
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予秦檜以
暴疾假武穆以還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
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
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其天心悔過而假手於
人以蓋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
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
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
不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
之好惡旣與人同胡爲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

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
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
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
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
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理之常一時之
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數之變萬物之於
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
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不敢非
其親忠臣不敢讎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
有墳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亭

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
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
頂有塏者南高峰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峰也
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峰下路旁皆山蒼松
翠栢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
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溪
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
題曰飛來峰過坊而西乃見竒峰特峙流水環
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
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

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入達四通或巨或細
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
林間者徃徃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
有冷泉亭高峰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
左右盛夏正午冷若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
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
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菁曲折其中有時
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
借問而山深無人林開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
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

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墻存土焦石黑路聞
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峰
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旣已燒殘又四
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爲虎豹之窟穴山
魑木魅所徃來因返復至飛來峰下尋前所見
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峰不入洞而登其
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山嵐抹
黛景色變幻林密怪竒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
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携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
於飛來峰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

峰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卽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諦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坐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

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
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
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
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
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
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
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
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
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
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

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峰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爲中天竺再入爲上天竺乃昨所賭燒殘者男女襍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於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於墳之南南高峰也峰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

磕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
又西上烟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
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
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
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
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遍觀也與之出清
波門城下多柳而白堤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
橋殘雪也循白堤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
制甚奇複閣重廊周廻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
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幄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

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
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
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踪也
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涵雅不羣惜
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
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
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轎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
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
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
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

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竒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風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卧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二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由鑑湖欲遊吼山

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

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峰有洞水滿其中西峰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

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峰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蕤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磴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磴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鑑峰其下

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
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
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恍然
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
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 御書右軍

序於其上亭前累石成渠以爲曲水崎嶇跼蹐
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爲
鵞池與墨池亭西去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
矣然此皆人爲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
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

渚湍急潺潺於茂林修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
城中登蔽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
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
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
復不辨東西登蔽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
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
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
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
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
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

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
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跡則懼而不果去抑
一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
載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
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
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
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
臨彷彿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
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
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峰倒影上

下皆青出潼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
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
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陡山臨水居民在山
水之間瓦青墻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
神怡南至鸕鷀原山勢怪特峰巒岔湧密峙駢
植束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富春也南北
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
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
其巔皆有流泉錦峰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崢嶸
下臨沉碧暴流噴薄墮玉飛珠澗水層波調笙

鼓瑟必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
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峰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
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
鱗競躍實欲窮之僊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
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
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
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竒於富春秀於蘭谿人
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卧偶值偃仰兩岸之
山次第從船窻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
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

望崇山烟雲繚繞摩天碍日傳聞其上有朝眞
冰壺雙龍之洞乃玉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
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
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
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
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
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緣河羅列者
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西至弋陽有
龜峰山衆峰直起如筍有青山頭峰頂皆圓有
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頤或光如僧或髮如

妓寺隱鼓篁泉出古洞樓欄芭蕉延滿巖谷竒
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
橫兩峰之巔下空若洞亦竒境也聞貴溪有鬼
谷山鬼谷子之所居也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
其上嘗曰雲山泉石之竒目所未睹問之人而
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
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
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見樹短草黃沙烟水
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
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瀕

烟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濶連峰千里西列
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鶩齊飛水天
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
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楊子泛吳淞涉錢
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
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
哉南至於豐城觀劍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
東有闔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
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

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徑醴陵
出淦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
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枲
棉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
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
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蘇
猗靡皆有蕙薄葳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
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
之句如睹澤畔之憔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
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

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蔥蔥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峰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插清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峰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葢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峰下謁廟後望五峰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

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
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
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
綠草碧樹丹崖爛若繪綉至零陵山黑而石白
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
皆幽竒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
之石玲瓏竒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
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
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
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存塔內予入而

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
分水嶺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
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
灘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
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
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
坂山腰迴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
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
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
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公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

水於此置科科猶聞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
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枒
連峰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峰
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入門五花江爲遊
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峰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
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
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
出遊郊坰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立者
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
北曰伏波山高峻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

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日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開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廻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竒竒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石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自

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走數百步冷氣迫人
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
荆公云世之竒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
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
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
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
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
在已爲有悔盡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
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竟隨人以止也其
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

輪困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
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
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
爲久猺苗土獐蚺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
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
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
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
種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
登舟返棹曩之至也雲峰吐火稻穗湧波荷蕊
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

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
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
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實其然
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匾曰再來人予嗒然
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
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
一峰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
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
旁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徃徃不
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而雲封終不能見

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峰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峰迴雁爲首嶽麓爲足是也其巔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雨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爲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
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
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
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
也。予過五巔，泛三湘，望九疑，歷百越，皆古遷客
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
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
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覩司隸雍容，賈太
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
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

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
爲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
見其爲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
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黃陵入洞
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
早見炬火燃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
行天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
與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坳芥浮於水蠅

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
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
間有方軌入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
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
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
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
至則望洋而嘆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
目力窮焉卽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
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罔皆在湖中時
近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

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冠期八日平陽廢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

其所愛武穆蹇蹇雉罹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
於人心而遺蹟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
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薄暮冥冥虎嘯猿嘯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涇河
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沔沃野千里似燕
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
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
江許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
武昌之下遊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
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

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荆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壩山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鎮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

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
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
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
賊乘之楚俗慆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
處其人率啻窳龐襍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
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濶氣勢沉
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
左擁穆陵所謂冥阨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
此其一也北至於倍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
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

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
計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非虛語
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
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
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碓山至遂平有檀枒
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洧水
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洧水不流卽
此也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
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
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穎許之際平疇沃衍

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
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
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
郝鄔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
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
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
成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滌澗其高平處有
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
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

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峰直起若台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中居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峰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非能傳也在寺中問達摩遺跡僧云寺西四

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
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
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
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
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
未暇觀至今猶覺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
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
行太行之山首起河內尾抵薊遼碣石恆山析
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碍日路皆青
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

州之區可以厯指秦晉蔽三吳越阻水青齊負
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
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邢虢春秋所書諸國以
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
總挽九州闔闕華夏土田肥美物產茂實所謂
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
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
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河出崑崙江源岷
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
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有河

瀆猶之二也太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
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峩嶼東抵會稽是爲南
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

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
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
秀若林楚南閩粵峰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
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
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
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
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

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竒磊落僭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湄混跡於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智者之動其突兀洶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

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湖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環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來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

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竟
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母亦有得於山
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
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
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碍果其心與物化
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
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
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牕几不必耳接之而後
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
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興縣續志下卷

辦理耗羨疏

孫嘉淦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吏部咨乾隆七年四月初六日

上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無

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諸生

濟或有剴切敷陳可備採擇見諸施行者乃諸

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於實事想伊

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

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

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具摺陳奏候朕裁度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畫有素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抄粘策問一條前來欽遵敬閱仰見我

皇上輕賦愛民無微不至求言廣益無遠不周臣職任封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過粟米布縷之徵而輦送官物皆用

民力卽在力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
不需耗羨也嗣後變貨幣爲銀兩則傾銷有費
矣變夫役爲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
輸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
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
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徵而爲上司
者轉因以爲利芑苴公行而廉隅不飭徵收無
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飽囊橐者
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歛之舉借端
百出而不可究詰蓋自定賦輸銀以來其弊相

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無疆謀成獨斷以爲與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數與其營私而中飽不若責其辦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釐之額提其所入於藩庫以大半給各官爲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是以來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其已定之數較之未定以前之數尙不及其少半則是迹近加賦而實減之且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不敢苛求百姓餽送謝絕而攤派無由故曰雍正

年閏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人而能爲清官也
是則耗羨歸公旣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
而議者猶訾以爲加賦可謂耳食者矣夫事當
核其實不可騖其名今避加賦之名則當舉耗
羨而槩除之試問傾銷解送之費州縣能盡賠
墊乎不能則將復使暗取於民而多寡無定乎
試問各官之養廉地方之公事正項能盡支給
乎不能則將復使因公科歛而擾累無已乎况
耗羨未定之時凡得一官親戚僕從之侍養者
數百人尙能餽上司而送京官今則無餘潤以

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時凡遇公事強輸派捐公務既竣尙能有以飽私橐今則資正項以接濟矣是昔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旣信而有徵矣所取少自無不便於民之處所取少則所留多自可漸有富厚之實此事昭然本無可疑凡設爲疑似之言者皆遊客情民之欲借潤於官與夫不肖官吏之欲變歸公之法者顯以名動

皇上實欲自便其私可概置之不議不足以煩

聖聽也抑臣更有請者天下無不弊之法當及其弊

之未成而救之昔

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

廷臣沈近思等以爲耗羨歸公必成正項勢將耗羨之外又增耗羨

世宗憲皇帝面諭以此項銀兩止令督撫將收支之數年終奏明不必報部查核自不致成正項羣臣翕然從之其議遂定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咨部以耗羨銀兩製造盛甲工部駁令題銷欽奉

諭旨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

本省本營之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營伍備用
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並非正
項錢糧可比也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
請旨駁令具題甚屬錯謬工部堂官著交部察
議此時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
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
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
可長欽此欽遵在案洋洋

聖謨指示明切其爲百姓計至深遠也嗣因各省督
撫辦理有不能謹慎者於雍正十三年六月間

欽奉

諭旨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錢糧送部核銷自是以
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
部不準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
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
有後不可以爲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
開銷而情事必不容已者賴有此項銀兩通融
接濟則官不賄而其累不及於民今隨同地丁
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復能有差別而凡地方
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銷者必需賠墊上司

賠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則取
償於百姓而重戕征收因公科斂之端起然則
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雖峻防之其流有所
不能止也今欲少寬假焉議者必謂無以杜督
撫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仁不在任法督撫苟賢
雖不報部其肯自穢乎若其不肖則報部之冊
卽其作弊之藪未見其果能杜也且耗羨歸公
於今有年矣報部核銷於今亦有年矣則某省
之耗羨僅足敷用某省有餘某省不足戶部亦
知之詳矣其僅敷與不足者雖欲侵用而未由

所可作弊者在有餘之省分耳今若將有餘之
省核留敷用之數其所餘者減輕耗額以予百
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侵用之由
其法乃益盡善併可不煩戶部之查核而所謂
耗成正項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意
以爲耗羨有所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變
但當思其流弊而預爲之防伏願

皇上核耗額之昔多今少知其無不便於民官吏之
昔貪今廉知其必有益於

國慎守已成之法勿爲浮議所動查耗羨之有餘

身集卷之三
一
者輕減之使百姓益沐

皇仁而官吏無由侵蝕復年終奏聞之舊例無使瀆
報於前苛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
弊則百姓長受耗羨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不
惟敷政甯人之切務亦繼志述事之大端也伏

讀

聖諭有曰各據所見無隱無諱臣是以不敢隱飾多
有罔識忌諱之語伏望

皇上宥其迂觸而加採擇焉臣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八月初七日奉

硃批耗羨一摺畱中

大樹園記

榆次王系
進士

符翁孫先生之別業在紫溝負郭而臨山群峯

通其勢惠泉通其脉嘉木雜卉甘果幽花繁然

自生天地之美在是矣先生因其自然益之以

人事雖未嘗無高高下下之功而善用其勢不

鑿其脉故不求宏嚴而幽爽各極其致門在林

間欵扉而入玫瑰翳翳披襟而尋徑數十武得

小亭亭臨二池池皆方投之以栗錦鱗噉唼與

禽鳥之音相應天機暢矣仰觀坦蕩軒不過數

武主人導之以登乃穿數林躡數麓足力極倦而後至睹櫺檻綺疏之瀟灑誦壁間題咏神少安小僊進茗披襟而啜之乃出軒俯視以爲園中之美在指掌矣主人曰未也請遊菓園復相扶而下穿小亭啟小扉板橋如虹慄慄而過園菓皆興邑所有而疎密盡致時近九日菊花爛然有所謂關東菊者雖欲謝猶璀璨如覆錦菊圃中有老僧出延入白衣大士殿余問之曰主人精意奉佛而性簡拙不欲數數浮屠中故築精舍於此將進茗余方銳於遊出而升文昌閣

陶臨園外凡田家之耕穫行人之往來商賈之
交易歷歷可見知主人非忘情於天下者也夫
空虛之士逃山惟恐不深理亂惟恐入乎其耳
民物之故安所入其懷今主人旣怡然有以自
樂而不隱其迹於箕山潁水庶幾隱居求志者
歟然則園之以大樹名意可知矣培其材儲其
用棟梁楨幹於是乎取之功成高讓獨屏大樹
下是今日之志乎特其事甚大非客子所暇言
姑記其山池花木之勝以不虛此遊云爾

欽加三品卿銜

予告太僕寺少卿銜康公傳

提督山西學政蔡廣颺撰

公諱基田字仲耕號茂園興縣人少孤力學與弟基淵鏡溪同受業於孫文定公之門家貧甚兄弟二人晝粥而食夜則同卧一毛衾中轉側不能蔽體於是更代起讀以資休息文定器之乾隆十八年鄉試中式明年中明通榜爲繁峙縣校官二十二年成進士改知縣官江蘇新陽昭文二邑懲豪猾清獄訟濬溝瀆勸學校爲巡撫桂林陳文恭公所知舉通省辦漕第一考滿

陞廣東潮州府通判未行會獲海盜邵滿等送

部引

見擢同知以母憂去服闋補雷州府同知旋陞廉州府知府廉地濱海瘠苦府領鹺務前課多缺公召疲商貸以備公銀萬兩開陳利害於是商皆踴躍急公期年而課額遂足又尋龍江故道開通入海路濬溝渠十四去積水之患權惠潮嘉道增築韓江樓外北堤五尺踰月而江曩潮三水並發堤不沒者二尺民賴以安因失察嘉應州斬犯脫逃落職引

見

予開復選河南懷慶府河決時和驛儀封城水已平
大府檄公防守公晝夜搶護七日而水退城完
時文成公阿桂督工决口以公爲能調守開封
先是河工稽料按地分派責大戶承辦而頻年
河患稽糴騰踊十束千錢民不堪其苦公請發
帑采買以蘇民困而派料之例竟除奉

特旨引

見擢河北道蓋公之受

知自此始矣公美鬚髯風骨峻整論議嶽嶽遇事必

達未嘗屈於當世之人當世之人亦以爲不可
以詞色屈也既至河北益鑿五龍口濬廣濟渠
故瀆引沁水濟源河內修武武陟民田數十萬
頃復得灌溉之利四十九年河北大饑人枕藉
於道既捐廉俸買米復發倉儲穀石並詳請撥
漕米一萬石濟用躬自持籌詳著章程全活者
數百萬衆計既而米盡人添嗷嗷待哺正徬徨
間甘霖大沛人散事定五十一年調江南淮徐
道督閉司家莊決口旋補授江蘇按察使未幾
河南睢州漫溢奉

旨馳往工所總催挑挖引河及建壩各工程工峻擢
江甯布政使仍兼管河務五十四年奉

旨署理江南河道總督五月防汛睢南是時下游周
家樓已漫溢魏家莊堤工在上游又報險甚亟
公倉猝登壩上搶護間埽翻壓墮水底逾時幾
不拯忽大溜迴旋埽復衝起公手觸船纜挾出
重波人盡駭愕公神色自若急易衣仍立堤上
督員弁羣視之作益力工遂固奏

聞

上解御佩黃瓣大荷囊及奶餅馳

賜之逾年護安徽巡撫未幾復回江甯本任以失察
高郵州書吏舞文部議革職効力單臺奉

旨送部引

見發河南以同知用再擢淮徐道豐汎曲家莊漲水
出槽漫堤刷口三十六丈公在蕭汎馳回先行裹
護圍築越堰繞過缺口晝夜加夫并力堵合斷
流復補築大堤堅實奏

聞嘉獎加按察使銜再任江蘇按察使調山東按察
使嘉慶元年陞山東布政使七月河決江南豐
汎六堡奉

旨赴江南商辦堵築旬有七日工竣

賞戴花翎明年秋陞江蘇巡撫旋投河東河道
總督調江南河道總督仍畱協辦曹工畢到江
南任當是時江南河患頻仍歲糜帑數百萬金
工員多侈靡相勝不卹公事公自爲淮徐道時
卽弗善之及爲河督正身率下簡覈工料整飭
防守剔盡除姦帑不虛糜于是不肖工員咸以
爲怨四年八月毛城舖洩水奪溜方搶護丁家
集高家莊傅家窪張家寨四道溝槽壩工完固
惟邵家壩尙未合龍明年正月壩燬於火公奏

請治罪奉

旨革職留工効力時豐北廳之楊家莊石林工一帶地居北岸迫近運道最爲險要與兩江總督費公淳南河總督吳公璣相度形勢於吳家樓包家樓退河集預設挑水壩三道挑開大溜不使趨北岸自是伏秋盛漲楊家莊石林工數百丈埽化險爲平所省工料歲不下數十餘萬兩工竣以知州補用明年題補大倉州引

見後呈懇代奏請叩謁

裕陵得

吉如所請到官後即署松江府知府凡農田水利有

益於民之事悉心力以治之濬瀏河口復舊隄
功最大瀏河婁江入海口也本善溝者水激之
之法變動於清黃交會之義蓄清水以敵海合
退潮以攻沙建隄啟閉略仿宋范文正公開茜
經之議頃之陞廣東布政使疏南濠玉帶河接
開城中六脉渠粵人便之調江西布政使復調
江甯布政使浚秦淮河復高寶西岸通湖支河
曰人字河芒稻河又以人字河頭溜勢稍急應
循北岸月河以濟運若高寶西岸通湖支港十

身東紀元 一 卷
餘道宜一併疏通以暢其流兩京總督鐵保公
奏言人字芒稻等河歸江之路布政使康基田
身駐河干不辭勞瘁竣工鄉民耆老言自此之
後揚郡可保無虞矣繼而滁州全椒來安六合
士民請復江浦朱家山河公又議開下河出海
河道議甫定緣催銅鉛出境遲延鑄銀皆未及
爲而去改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復以知府銜隨
協辦大學士長麟公戴公衢亨馳驛勘河修復
靳文襄公減黃利運二牐二牐在天然牐迤東
數里十八里屯久已湮廢無跡而公獨議之

公據以入奏修復

賞加道銜並

賞戴花翎頂復奉

旨加太僕寺少卿銜稽核南河要工錢糧事竣以年

老乞休就養其子原任通政使司參議綸鈞前

工部郎中今加道銜直隸順德府知府候補浙

江甯波府知府亮鈞京寓癸酉重赴順天府鹿

鳴宴加三品卿銜嗣兩京總督百齡公暨河督

黎公世序奏請改建山盱五壩

上特命大學士勒保公兵部侍郎初公彭齡傳

庚申縣志 下卷
旨工部侍郎吳公燾暨公會議於

朝公以爲仁義禮三壩石底損壞原處修復自難
改建義是惟所挑引河兩旁居民鱗次引河淺
狹水必泛溢寬則恐所傷實多應於引河兩旁
相度地勢高下卽以所挑之土培築隄堰以免
淹及民田廬墓之患奏

上如所議行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卒於京寓年八十
有六初受業於孫文定公卽講求修己治人之
術於當世要務若河渠水利學校尤致意焉公
弟靜溪先以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後筮仕河南

甘肅歷宰劇邑亦以勸農田修水利興學校著
聞官至廣信府知府未竟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公之治河規畫形勢慎守機宜取前人之法而
酌斟之其占風角以知水力之所趨先事豫防
增卑培薄救弊補偏蓋得之於精心果力而行
之既久故役無不成性嚴整嫉惡而胸無城府
具知人之鑑所獎拔士類一見卽知其人之所
至至數十年後言無弗驗其餘兄弟友愛尤篤
廣信君歿後爲之卜葬相宅收其遺孤長養教
誨一如己子今湖南巡撫紹鏞其所成就也先

是京師無太原會館公車苦於逆旅捐數千金
爲之俾資棲息焉所著有河渠紀聞晉乘蒐畧
各數十卷霞蔭堂文集若干卷歿後十三年道
光六年懷慶府士民請祀名宦祠是年鄉人公
舉從祀三立閣論曰公之跡在河渠傳在

國史豈復可輕爲載筆哉然從祀三立閣者例
各有傳余既視學三晉與聞盛舉又素服公之
行讀公之書而知公之非一世之學之人也因
述其事爲三晉多士試焉

河渠紀聞序

姚鼐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一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耜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亂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

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期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使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彙既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合河紀聞後跋

顧禮璇

興縣爲陶唐故墟其山川盤鬱而峻利其風俗
節儉而敦龐其人物勁正而疏達大抵聲教所
首訖歷四千餘載弗衰洪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天堂月竈咸赫版章旣已探星宿
之源出崑崙之外矣合河在古冀州域昔擾今
靖昔瘠今饒咏歌太平其民皞皞惟賢士大夫
深識遠見憬然於天險之不可忽

帝力之不可忘爰採舊聞著書備考益憂深思遠圖
陶唐氏之遺風而公挺生其間所稟者厚所

見者大舉一邑而西北之形勢備焉此合河紀
聞之作所由重也琥私淑公最久茲以河官隸
宇下蒙示此編初讀之望洋驚歎反覆尋繹隱
隱有所窺作而言曰偉哉我公其諸折衷於
麟經取法於龍門者乎謹按紀聞前七卷誌威
康之北發渠搜穆滿之遷戎太原此履霜堅冰
之義也嗣後收其衆弗易其俗據其壤或弛其
防嵐岢保德間迄無寧歲公殆有慨乎言之
至於文侯啓國著天道之好還李牧見誅惜長
城之自壞新莽遣五威其惡適符乎魏武孝安

徙百姓其禍遂蔓於延熹郭細侯惠政及民
許其才足禦寇劉越石孤軍抗敵無解於謀之

不減北魏中衰爨由遷洛爾朱見戮咎在逼君

賀拔勝持稍玉壁尙掩美於魏書齊神武建府

晉陽遂掃氛於山郡論高齊之敗在於國內空

虛非汾晉之不可守溯隋業之頽起於邊氓勞

做卽宿衛亦無能爲太原爲根本之區河東多

匡濟之力至削奪克用而諸鎮始敢窺唐惟廢

壞府兵而曠騎遂難禦敵石晉藩籬自撤爰貽

中夏之憂柴氏軍律森嚴益見寬仁之政若夫

楊氏折氏之協力效忠范公韓公之經營守禦
習文詔之勦復河曲艾萬年之疏奏邊防莫不
大書特書崇論閎議以補史氏之所未備而自
成一家之言豈不偉歟再按雜記三卷褒忠錄
節發隱闡微警暴懲貪闢訛訂妄表人文之盛
陳風物之華黃流有捍禦之方水利有疏通之
法悉皆 公所心得而實可見諸施行者又豈
僅功在一鄉一邑哉昔唐李璋纂晉陽事蹟蹠
記四十卷至宋釐爲十卷今泯沒無傳至明尹
耕作塞語十一篇及兩鎮三關志綜核無遺以

視 公所著總聞十卷按時勢以立言彙古今
而互證足以考鏡得失俾守土者有所遵循且
令都人士感頌

皇仁共安樂利其爲體制宏濶寓意深長又何加也
聞 贈公好積書以貽後 公淵源家學讀萬
卷而備三長成茲不朽盛事歐陽公所云此邦
家之光非閩里之榮也其爲傳世行遠又何疑
乎

晉乘蒐略序

康基田

晉乘仿於春秋一國之語也而其義通於天下
天下大勢始於西北晉居深山太行環衛於左
黃河縈絡於右河山之會堯舜禹嘗都之神聖
經歷之地風教固殊唐魏之勤儉未之有改也
晉宋南渡以後士大夫遷離故居文獻率多淹
沒史家執簡操筆未嘗親歷其地考證原委而
於地方之夷險紆直人民俗尙之淳漓厚薄或
有未盡焉太原迄北雁門勾注之間與翟爲鄰
堯時冀北拓地極廣自陰山高闕屬之榆中今

之邊塞皆在封內漢置定襄五原唐置振武天
德皆治兵於豐州爲太原重鎮然自漢唐以還
北馬南牧雲擾殆無虛日議戰議和議守徵發
遣戍餽運之苦傷殘崩析流移之禍震及婦孺
我

朝神武遠揚闢地二萬餘里昔之重關雄鎮今不
啻堂戶庭宇涵煦畜養百七十年民生不見兵
革鄉都縣鄙耕稼如雲樵牧相望黃童白叟歌
舞康衢前時艱難已習忘之諺云不上高山不
顯平地溯前艱而始知隆盛之難逢猶涉危險

而方識蕩平之可樂也

基田

生長是邦見聞習

稔而敬恭桑梓尤不敢蔓汎耳目昧沒原委乃
私述晉乘一書自唐虞迄今山川風尚人物時
事經體制度邊防規畫咸蒐輯舊聞參稽列史
旁採百家薈萃成冊恒以己意援引疏證之文
取賅備詞不愛奇用備一方文獻俾知我

朝

聖聖相承教養生息以媿唐虞之盛者其來有自非
第如文川武水侈陳鄉里之美而已是爲序

湯陰岳忠武王廟記

康基田

岳忠武王廟昉自南宋孝宗銳志恢復追念忠
勲乾道五年建廟於鄂淳熙五年賜諡武穆嘉
定初晉封鄂王以訓夫爲人臣子雖事不可爲
竭忠盡智矢死靡他不忍舍寘其君爲後法也
夫天下抗節奇士下至匹夫慕義危行憤志不
得濟於時卒無可奈何者多矣至身擊國家安
危之重身亡而國亦削使其志抑塞遏鬱而不
得伸此忠臣義士所扼腕太息積不能平者也
余分守河北飭屬以時葺治垣宇行部展謁瞻

拜傍徨感慨不能自已靖康之禍近古罕有王
受任於敗軍之餘奉命於搶攘之間拊循士卒
義勇冠軍老成宿將心思其能卒相誓服天下
名對以興復之事任之其時王年未三十耳殉
國死事之誼已豫於受義盡術之時矣尤熟孫
吳兵法其用兵也兵知將意將識士心故能以
少勝多發制如神太行忠義之士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民並起從軍歛兵固保挽車牽
牛載糗糧以轉餉當是時豪傑嚮風士卒用命
累戰皆捷義震中原龍虎高勇之屬密受旗榜

烏陵桀黠之帥不能制下計日渡河天下延頸
拭目俟王師之北向而乃議畫淮北廢十年之
力於一旦東向再拜泣下沾襟使戴盆運草嚮
義之民遮馬慟哭從徒而南抑可哀已後之論
者猶援在外不御之說而王矢節靡他致志授
命猶冀君之一悟天之悔禍也既秦相受遺書
必殺之謀懼河北梗議之禍還兵獄上風波傳
成撰諸惓惓戀君雪恥之初心豈意及此哉迄
今五百餘年祠廟遍天下無知愚賢不肖奔走
歎息而禋祀之精神在天地靈爽在人心氣壯

山河而不能湮滅其光湯陰王之枌榆奉祀尤
虔宜矣

河北救荒記

康基田

自古救荒無善策倉廩之發可暫而不可常更
易設粥比戶之賑易放數十萬人之粥難給然
至民困已極流離播遷之時非粥不能濟急惟
以不可常恃之勢當力竭告匱之餘智勇俱困
德施不能善其後而人心之誠無不至天必應
之身歷者心知其所由然遇之於天幸不能以
求而得也中州河北古稱富庶然民間鮮蓋藏
庚癸之呼散離相繼癸卯甲辰間歲大祲兩閱
夏秋無雨赤地數千里民無所得食死亡因斃

身鼎續志 下卷
相枕於道河北尤甚

皇上軫念災黎賑緩兼施截留漕糧十萬石以濟口食而災重戶繁坐食殆盡沿河原武修武陽武武陟之民老幼乞食於道黃河渡口跪而求食者擁擠塞路客商往來不便時余觀察河北目擊心憂立議煮粥給賑與武修各令議公捐廉俸照依部定穀價存庫收成買補提取存倉穀石碾米煮粥又稟奉畢中丞批發留漕米一萬石濟用籌定章程選誠實懂事專管粥廠每飯必親嘗委縣佐李耀祖總司其事粥廠初設於

原武之東大寺赴食者衆地不能容寺東有隙地十餘畝原武舊書院僻在縣之西南隔年久坍塌乃移舊院於大寺之東令災民領簽料給食不數日土木諸料運齊集匠予粥償辦通縣之匠畢至閱二旬書院通工告竣而是時饑民正盛聞風偕來復設廠於武修適中之二鋪營與原武分廠給散設立腰牌每縣令各地保帶領本莊人戶請領點驗無項冒重複按名給付牌上註明月日各戶到廠每名給粥一大杓腰牌按日硃點以杜複領滿月照填另換鄉民每

莊彙齊本村腰牌挑木桶數担照牌總領分給
各戶三四口之家得此一杓米粥再加水傾粥
入釜合野菜拌煮一杓之粥足濟數人之食饑
民沾此穀氣便得不死然自冬逮春各縣倉穀
已完留漕萬石之米食盡請領人數不能減少
余憂其無以爲繼也不得已訪有某大戶囤米
萬餘石不肯輕售乃令修武令朱近曾設法招
之來余親至其所告以誠而善諭之照時價若
千萬緡給以印票藉得展給月餘迨四月初旬
李耀祖來告曰厰存米石僅敷七日之用矣爲

之奈何余曰且姑待之越曰李耀祖復惶遽來
言曰米只足三日之用矣數十萬人不去爲之

奈何余仰天嘆曰事至今日無可如何人果相
食惟以身殉耳何能堪此待盡之民也是夜二
更時忽雷雨滿盈甘霖大沛連宵達旦三日乃
止粥厰無一人來領者詢知得雨後地氣發生
鄉農之服田疇者急布種荒年夫工缺少待賑
窮民受募力作散去八九皆在田間不數日青
蔥彌望業佃相資復還故土畢中丞聞之曰富
鄭公之賑青州不是過矣初河以南開歸各邑

尙可自支勉種秋麥至冬居民不能存多逃亡
四散僅餘空壁河北得生之民復趨南岸刈麥
全活愈多嗚呼數十萬哀鴻當凶旱兩年之久
得延殘喘復保生全謂是人爲之與人力固有
不及之時矣謂是天爲之與太空冥冥不可得
而名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豈不諒然哉厥後河
北民復安業沿河渡口皆近地居民受渡每聞
有人自南來者輒云是活我一方百姓某公之
親屬也急渡母索費數十年不忘夫以余濟民
於困出於萬有一生之時惴惴憂覆墜之不暇

幸而得天之助得與林總共戴昊穹爲思議所
不及曷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顧事係一方利
病民之安危生死所屬不可以無述也是爲記

廣織議

康基淵

人有恒言布帛菽粟以是爲常需焉日不再食則飢無衣何以卒歲男耕女織依古然矣而吾興之無布以無棉也土非不宜棉圖始者難涉焉而不求其精人事之補救闕也是以茹無布之苦而千萬衆之女紅曠苟無棉之安而沙土塉境陵阜埽坳穀生不茂者數百頃之地利詘且又惡止失其利也旣無棉若布矣貿遷則資於外商相與隆稱優禮以居之客之入興日益衆而興人之害日益滋彼其誘致鄉氓也徹貨

廉值姑緩償期而人受其誣屆期則抑穀價攜私斛朋儕四出而人受其欺輦穀買布者捆載入市於是四十甲之農人病邑徒業而買者贗鼎無以欺比鄰廉值不能勝外客於是貨滯寡息而商亦病夫受其病而不返者惟布爲常需而不可已也昔之人亦猶是而蓋藏裕不如今病且急者水旱困於歲奢靡又困於習也然則今日燕會之勤交際財儀之厚與市肆之日酒飲徵逐而內鬪之爭爲鮮飾非綺羅不御者果何自而來抑將何所底止耶是故窮愈致飾飾

將益窮究其實亦第中乾外疆苟布衣疏食焉而無不足也今欲已其害興其利爲拔本窮源計固莫要於蒔棉紡織矣其宜棉者北川瓦堂諸村已有藝之而得花者紡織則僅一二紳士家已習爲之無難事也夫藝數百頃之棉歲得花百餘萬觔業十萬衆之女工歲課布二百餘萬丈向無棉布者今不勝用棉布有餘而菽粟無煩入市商賈不得驟爲低昂其值則農亦大利將外商之昔爲興害者今且藉其資與力以遷其有餘農兼商賈之利商不得乘農人之急

吾鄉鄰風俗之美庶有幾乎或曰土宜桑焉帛
亦可也予應之曰蠶之利尤厚而桑之成以五
年今且藝桑焉棉布盛而土食其利女習於勤
而蠶事亦舉矣

女學纂序

康基淵

古者婦人必有女師預養婦德凡嘉言懿行昕夕講說俾明於四德二從柔順利貞之義進不貽父母以辱退不益夫子之累興故合河僻介嵐石婦女練習勤苦樸儉作家猶唐魏之遺近則姆教少衰閨闈中人間事華飾耽晏逸所稱德言容功幾以班蕙姬云云爲詬病矣夫有賢女斯有賢婦有賢婦斯有賢母有賢母斯有賢子稽古監今不爽錙銖今娶婦入門莫不欲其敬順宜家者至若女子處室反待以客禮居則

上席出則前行養成驕情驟難移易蓋非獨教
男不教女爲施不怨而楛以私也余一女甫六
齡口授呂語日誦習之又於課諸子之暇採集
古人訓言將以次教誨冀少明大義興於戒勸
因便錄賜諸婦各守一冊於戲化理始於閨門
謙和敬順婦女之德卽婦女之福豈識字之所
戒而謂女德無闕輕重與

祭江西廣信府知府靜溪康公文韞山管世銘

嗚呼民念仁人十懷知己積善如公得年僅此
遠近爲位吞聲隕涕過車之日衢填巷委公籍
臨泉起家進士弟兄競爽文名藉耳初宰嵩陽
循績已偉首勸農桑遂敦詩禮開渠數十禾苗
泥泥教之織紵衣裳鞞鞞建學設塾於邑於里
絃誦之聲自遐及邇實政上達璽書褒美奉母
之官平反色喜公以憂去攀轅卧軌愛及其親
爲立私祀出牧酒泉玉關尺咫旁午使車交馳
驛區公應以暇耳受口指併屯歸民勞逸均止

興鼎編志 卷之三
教養踰年人和政理種柳金城甘棠是比嘗鞫
潰兵察其傷瘡百數十人同日免死嘗撫悍獯
單騎往視稽首受約不煩一矢藩翰失人政多
糠粃上下乾沒競爲逾侈公識機先隱憂不已
告之莫悟救之無恃引疾年餘勿貪膺仕耿耿
茲心誰其諒只擢守西江乃蹶然起遠彼重濁
還予清泚載長禾桑載榮桃李車前文鹿兒旁
馴雉昔在中州邑乘手紀况茲大郡前聞荒鄙
搜逸闡幽芟繁削俚脫稿甫竟西獄方毀玉石
雜糅不可爬洗公性本剛辯訴所恥飲恨自絕

握拳嚙齒七邑之民呼號徒跣蕭蕭入關之哭巷
罷市嵩人聞之攜芻掛紙某初弱冠識公官邸
遂荷忘年交深孔禰委之筆札贈之筐篚謀及
其家倚如一體心有餘明皆公所啓身有餘溫
皆公所使望風長慟寢門非擬生我父母知我
鮑子公有哲昆廉明愷悌公有令嗣詩書濟濟
再大其門終昌厥祉何以明忱陳牲酌醴

亮鈞康公捉塵圖序

隆三先生值服政之年抱陳情之志棲遲上國
倦戀北堂廼謝組綬奉板輿趨承乎萱闈逍遙
乎蘭阡結廬無車馬之喧繞膝有兒孫之樂丁

丑春

篤藻

以故交子得謁先生於子舍綠陰滿

地白雲在天五嶽卧游一枰坐隱壁間古鏡朗
朗照神架上異書徽徽溢目惟德之容施於軒
左先生指而笑曰此友人孫君爲余作捉塵圖
也五十頭顱應慙畫本半生腰脚得遂閒居幸
佳客之雲集屬高情之飈舉豈乏新詠以敦古

惟膏藻

於是拂几而興避席而進曰夫以荏弱

秀格瀟灑芳姿刷塵揮暑雲散雪霏昔賢取以
勒銘君子執之比德陸家以鷺羽自珍秦氏以
牛旌作飾以彼清辭雋辯探元理微說史觥觥
譚經嶽嶽握三尺以稱豪驚四筵而獨據固已
扇思風於霄臆導言泉於脣吻矣况先生挺魁
梧之偉質鬱磊砢之奇才囊織錦而意新筆銜
花而語豔江山助其文章珠玉供其咳唾但論
門第已居王謝之間儘得風流不在宋齊以下
極神情之豪邁舞劍俱飛耽吟興之清狂唾壺

欲碎當其少以綈槩長肆縹緗倚馬萬言雕龍
千幅吞雲夢於胸中羅星辰於掌上而赤文綠
字三生之知遇偏慳矮屋伍簷百日之辛勤徒
積斯時也先生方且搦寸管惜分陰庭漂麥而
不知徑生蒿而罔顧雲煙過眼亦知累此浮名
風月談心姑願俟諸異日及乎彈冠郎署執簡
崇臺平雀角而襲繡衣射熊皮而簪翠羽一麾
出守仲容之受薦非虛五袴爭誦叔度之來游
何暮斯時也先生又且管領簿書劬勞撫字值
戰馬紛馳之際刁斗聲嚴當飢鴻安集之時米

薪價貴能使蟲沙入網鬼蜮銷氛惟在官而言
官以國事爲家事松枝挂壁玉柄生塵縱有餘
閒未遑息偃若乃脫簪公府歸杖私門芳枳樹
籬長楊映沼視起居於八座分果含飴欣報答
於三春著衣獻綵稱酒醴以祝熙齡開軒窗以
消永晝描成阿堵如對良朋掃盡丹青別開生
面然後可以暢幽情娛素志矣夫人周旋於冠
蓋之場俯仰於繁華之境一行作吏魚鳥皆踈
萬事勞形琴尊俱曠一但褰香茝以製裳紉幽
蘭而飾佩呼燈話雨停杯說雲詩夢茶圓石交

硯古未嘗不抗懷舊業追憶前盟留指爪於印
泥問鬚眉於攬鏡則斯圖也錦屏乍展金粟重
窺謝幼輿之巖石飛落襟前裴叔則之玉山卽
添頰上臨池顧影仍餘晝荻之情面壁傳神詎
廢編蒲之意以此云樂樂如何哉雋藻之辭未
終先生之容遽降爰召楮客延墨卿命牘抽毫
使爲之序 奉題

隆三老伯大人捉麈圖卽請

鈞正

嘉慶丁丑夏五月愚侄祁鶴藻拜藁

重修元帝廟碑記

孫希元

北方真武元天上帝曷昉乎爾考之周禮兆五帝於四郊註謂北帝顓頊氏此言帝而不言天也爾雅釋天冬爲上天註謂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此言天而不言帝也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北方黑帝曰協光紀此言北方上帝而不言其武也儒家之說曰北方元武七宿至宋避廟諱改元爲真故曰真武此又言北方真武而未言上帝也惟內典載西域淨樂國王太子降生於隋開皇元年三

月十一日奉位入定白日上昇威鎮北方統攝
真武之位而明王元美太和寶賦亦考據言之
蓋自唐宋以來世所共奉爲北方真武元天上
帝無量壽佛者是也記曰凡祭有其舉之不敢
廢也吾邑元帝廟肇建於明嘉靖三十六年歷
二百餘年漸就傾圮嘉慶二十三年邑紳庶募
化重脩地踞北城峩嶺山之巔正殿三楹東西
廂六間山門一座規模仍舊而堅實過之事竣
金裝聖像剽邑中六品職員孫豹章獨任之其
常年香楮之資則邑紳江西崇仁縣知縣原君

步顏募銀一百兩生息供給嗚呼拜斯廟也其
庶幾興邑四境之內共沐庇廕於無窮也已是
爲記

擬唐張蘊古大寶箴

孫希元

天命有德坐治明堂大寶曰位不易維王參天
地之中承宗廟之重萬邦皆其所懷兆民惟其
所統是故正已然後正人得國莫先得衆必兢
兢於杌隉之憂敢泄泄於太平之頌自古聖人
受籙靡不敬恭繼治繼亂或變或同以逆取者
用順守大無私而布至公故不以一人之縱欲
而俾四海之困窮上畏天之命下察民之情遵
祖宗之法守聖人之經擬丞師保正其位鞅鐸
鐘鼓懸於庭故萬幾以理而皇躬以甯母曰天

遠益謙惡滿母曰民賤覆舟煽亂罔違祖訓違
之則悖罔侮聖言侮之則害誦祈招於側無醉
飽以爲心令儀令德度如玉而式如金置欹器
於前儼中正之在目守怯守愚虛則傾而滿則
覆勿橫征以富國勿科民以強兵勿僭賞以糜
費勿濫罰以苛刑兵強民氣弱國富民力貧罰
濫及善類賞僭及淫人勿親小人而遠正人勿
貴異物而賤用物小人煬灶鹿爲馬而烏爲鸞
異物遠投淵棄珠而山棄璧勿謂功崇封禪有
典保泰持盈八九遙跡何必踐勿謂德盛垂裳

無爲訪道問學十一聖人猶有師易戒忘危書
警無逸苟替斯言罔有不滅頌頌獨夫江都跽
蹕極欲窮奢而忘國恤三百年之正統迺一朝
而顛越故曰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治同道罔不
興小人難保大命易傾念在釋在福之根也弗
畏入畏禍之門也勿禦人以給勿自眩以明勿
躬親細事勿狎侮老成雖牽衣折檻而忠讜必
聽雖風纏露沐而講說不停治心於必清必靜
執極於惟一惟精不動也尸居而龍見不言也
淵默而雷聲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增玉燭調

而品物遂金繩披而政教平蓋不恃乎聲色之
末迹而惟恃乎至德之無名我祖勤亂智勇天
錫雖拯水火而未衽席我皇御宇偃武修文爰
作金鏡宜王宜君帝舜勅天大禹欽止曰慎厥
終惟圖厥始勿謂已安清和咸理常懷叢脞廼
賡喜起人主一心難公易私諂諛嗜慾輻輳攻
之少受其一危亡則隨諍臣司戒敢告崇墀

公安公莊子內篇評註跋

孫希元

讀漆園之文不河漢其言者希矣河漢其言而望布帛菽粟其旨乎註之有向郭也其是與非吾不得而知也子雲爲太元曰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向郭註莊得毋曰後世復有向郭必解之耶夫使向郭而果解之則奚爲紛紛然有向郭後之數十家也試問此數十家者以向郭爲是乎不必復註也以向郭爲非乎則猶輾轉而註至數十家恐漆園之旨分裂乖離不特南華老人胡蠶而笑正恐子元子期亦未免啞爲鵲

鴻之學舌也然則橫截衆流獨標心印非取數十家之所註而一空之烏可以言得漆園之旨哉吾家石橋公安公淵源家學不懈而及於古百氏之書無所不窺而生平精力尤瘁於莊子觀其內篇補註各系評論於郭象後之數十家僅許可方林二氏獨具巨眼宿解一空特標氣之一字爲驪珠而反覆辨論斷以似聖賢之道悖聖賢之道二語夫而後蒙叟大旨不啻披九里之霧而睹二曜之光此非僅漆園之功臣寔向郭之後勁抑非直向郭之後勁實方林諸君

子之畏友也惜乎卒業距今寢已百載不特無同志者爲梨棗之謀並無好古者知其心力之苦是將以厄公安者厄濼園而兼以厄天下後世讀莊者燭龍之照也余懋怒焉謹跋數語贅諸簡末茫茫後顧其誰爲昌韓文之李漢皇甫者乎噫

峻井溝記

孫受元

峻井溝太原西入境也往來者至此一折車馬
盡入洞中行矣狀類清遠之峽江而奇峭過之
東西峰峙側立千尺盡三十里餘竒峰恠石殆
不可狀焉天門關至溝口一里許山漸突兀然
猶平坦又十里翠嶂摩霄石作白色五里至茶
亭一枯僧居之更無侍者詢其故曰懼餌虎也
忽見洞穴外狹中寬老樹從石罅中窺人蒼然
帶雲煙色行里許雲氣蒼莽作欲雨狀由此徑
愈狹洞愈深雖盛暑寒生焉折而西二三老人

圍棋石盤上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
雲霄間就視之皆石之作奇形異狀以媚人也
過此石蒼色其皴瘦透之致似米顛袖中物濟
南袁聲鐫字石壁上奇絕大奇諸字亦峭拔有
致古人云會稽山水散而不聚西湖山水聚而
不散山靈變幻原不可方物夫於不能狀者而
狀之則煙雲之倏忽峰石之秀峙與朝夕千萬
人所見不同之致皆拘墟之見則聚者自聚散
者自散而山爲不靈矣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
可乎卽所見者而記之亦自有其可異者在也

小南書屋記

康文鐸

行山之陽大河之北沃野連雲溝塍相屬壬寅
季秋築室數椽顏曰小南宜若有慕于南然夫
莊烏越吟鍾儀楚奏類懷土也余北人曷慕乎
南矧余嘗羈留楚越隻依孤寺狐狸所嗥風雨
不蔽欲求斗室之客與迥不可得驚魂震魄尙
有耿耿于南者雖然余之下茲土也其地有修
竹茂林粳稻連畦兼以桂叢芬馥橘柚梧檟南
國所居竒而名擅者畢其茲土偶暇登眺吳會
塘西風景宛在嗟夫山毒蒸而瘴侵颶風翻而

江白湮鬱奔騰南中之苦昔也嘗之到門則花
木成叢沿溪則蘭蓀集徑風華秀特南中之美
今茲遇之失之於彼收之於此天下事大抵然
也或曰覃懷昔有小江南之稱取以名余齋誰
曰不宜

中道村居記

康文鐸

村以中道名者蓋覃懷南之下里歲在析木余
偕兄弟奉母居之非卜宅也非不鄰也愛其山
川林壑之美甲于西北夫西北多名勝而謂是
村獨擅其勝何哉爭名者趨朝求贏者適市余
不能遂二者之爲而倘佯于是邇愛之遂私之
也獨是中道之名不載于籍不係于志乘其義
莫可考而河北諸郡昔人有小江南之稱蓋嘗
登高而望見夫河水經前太行聳右竹林蔬圃
文木嘉卉迤西諸峰出沒隱見若近若遠所謂

盤各者非耶其下則竹林諸逸所共遊止也略
東則韓公之別墅存焉南下軹里又穆然想見
豪俠之襟期而流風之熄絕久矣是村地僻而
幽門無襜襖土美而肥茂我松筠謂爲西北之
名勝也可卽此以盡天下之名勝也當無不可
或進于余曰吾子之言似足爲是村重然子遠
賢士太夫退而與田夫野老處得無乖處仁之
義乎畝宮環堵子何適焉余應之曰文圃詳不
如其無文也心之隘吾寧隘吾居也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姑行吾所能焉可也仲兄伊山嘗記

之余踵而筆所見以質焉

留寢閣遺詩鈔序

康亮鈞

余同產女兄弟五人二五早殤存者三人耳今年夏余以承廕需次都門聞女弟晚滋病歿於濟南藩署案歛洒涕之餘亟欲梓其遺稿乃甫握管卽悲從中來不能卒業閱三月始得忍淚詮次爲墨其前行妹行三曰蕙蘭字晚滋初生時家公官粵東夜夢神如奎宿者立牖下撫窗櫺而呼曰爾更得子矣寤而妹生以爲男也殊不信恒語亮以爲怪事妹皙而長端麗爲諸女兄弟冠母夫人尤鍾愛之性聰慧善悟授以唐

人詩過目輒了了偶於余案間閱四子書還過
女伴室值他出戲以牛何之題其壁見者闕焉
時才十三齡耳稍長喜讀書鍼衽之旁縹緗皮
積咿唔聲與刀尺聲恒相間作余夙癖於詩每
夜闌攜一卷就慈幃讀妹僉坐其次徵唐辨宋
刺刺不休間能窺風人宗旨所作詩淵雅志絜
而音韻淒清瀟乎若刺繡文之可觀余偶爲窺
一字創一解則刻刻起屢捧墨拂紙色然而喜
余笑以女弟子目之年十七歸同里孫氏合河
雖淮海間數千里于歸後以母夫人憐愛故恒

往來於家公任所而崎嶇關路弱息伶仃生小
多愁撫時增感詩以此進而病亦由此作矣已
酉秋妹西歸適余試晉陽報罷便道探諸里門
見其形銷骨立失意相看各泫然泣下丁巳春
三月余在濟南爲家公舉七秩觴妹逾期未至
比至則余行有日矣匆匆相見旋即分張詎意
別後兩月遂成永訣耶遺女閨珍聰穎似之字
伯兄伊山三子兆同聞其瀕危報母夫人手曰
兒已悟徹前因了無所苦且以修短有數曲解
慈親嗚呼謂夢雖憑又何機敏靈慧於生死去

東坡集卷之十一
來之際明徹若此哉余既不獲憑其棺臨其穴
爰彙集遺詩若干首付之剞劂紀其生平并以
數言開卷宛然如覩吾妹九原有知亦足憫其
髫齡慕學清才早逝之苦衷使天下閨閣中覩
斯集者相與憐之愛之傳諸無窮則死猶不死
并堂上老人之哀思亦可少釋矣夫人生一夢
境也泡影空化杳不可憑而未嘗不可籍詩以
留故題曰留夢閣詩鈔是爲序

古文辭類纂後序

康紹鏞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陽湖李君兆洛
申者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
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
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
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
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
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
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八翰林散館改刑部
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

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
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
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
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
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
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
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
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
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
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

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
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
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
之急言出乎已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
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徧不該馳騁事物
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
宋文章閎雋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
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婦是以至於今不
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
沈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學

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
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
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不文行而不達必也言
有物而行有恒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爲
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
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
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
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
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
惜抱軒詩文集二十一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

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